

孽海花

北京冀文堂出版

花 海 孽

會 樓 著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孽海花」叙引

阿英

晚清「譴責小說」之爲人稱譽的，曾樸「孽海花」也是一種。蔣瑞藻「小說枝談」引「負暄瑣語」說：「近來新譯小說，風起雲湧，無慮千百種，固自不乏佳構。而才情縱逸，寓意深遠者，以『孽海花』爲巨擘。惜乎未窺全豹，使人有曲終人渺之感。亦藝林之缺陷也」。『稗乘談雋』亦說：「近二三十年來，所最震驚著稱於社會者，『孽海花』一書是已。同光二朝朝章國故，遺韻軼聞，蓋略備於是」。可見此書出版在社會所發生的影響。後來魯迅先生撰「中國小說史略」，亦曾予以著錄。說：

「孽海花」以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載於「小說林」，稱「歷史小說」，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相傳實常熟舉人曾樸字孟璞者所爲。第一回猶楔子，有六十回全目。自金洵掄元起，即用爲線索，雜叙清季三十年間遺聞逸事；後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場，而忽中止。旋合輯爲書十卷，僅二十回。金洵謂吳縣洪鈞，嘗典試江西，丁憂歸，過上海，納名妓傅彩雲爲妾，後使英，携以俱去，稱夫人，頗多話柄。比洪歿于北京，傅復赴上海爲妓，稱曹夢蘭，又至天津，稱賽金花，庚子（一九〇〇）之亂，爲聯軍統帥所唾，勢甚張。書于洪、傅，特多惡諱，並寫當時達官名士模樣，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大其詞，如凡譴責小說通病；惟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則其所長也。書中人物，幾無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誠如所傳，則改稱李純客者實其師李慈銘字藕客（見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集序」），親炙者久，描寫當能近實，而形容時復過度，

亦失自然，蓋尙增飾而賤白描，當日之作風固如此矣。……亦有他人續書（「碧血幕」、「續雙海花」），皆不稱。

按此書實爲會樸所著，首五卷十回，光緒乙巳（一九〇五），由小說林社出版。丙午年（一九〇六），繼出次五卷十回。丁未（一九〇七）雜誌「小說林」創刊，續發表二十一至二十五回（第一、二期各兩回，四期一回）。強作解人以二十一至二十四回，並所作「雙海花人名索引表」、「雙海花人物故事考証」八則，及「續証」十一則，合刊爲「雙海花」第三冊（擁百書局版）。一九二七年，著者主編之「真美善」雜誌出版，再廣續十一回，又修改全書，成一九二八之修改本（真美善版），刊十五卷三十回，與原來計劃之六十回，仍相差一半。魯迅先生僅說「光緒三十三年」刊出，有誤；會樸自云「三十二年」作，亦誤記；蔡元培從曾說，沿誤。

「雙海花」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有人以爲愛自由者與東亞病夫同爲一人，實則不然。一九二七「雙海花」改本自叙裏說得明白：「這書造意的動機，並不是我，是愛自由者。他非別人，就是吾友金君松空，名天翻。他發起這書，曾做過四五回，我那時正創辦小說林書社，提倡譯著小說。他把稿子寄給我，我看了，認是一個好題材。但金君的原稿，過于注重主人公，不過描寫一個奇突的妓女，略映帶些相關的時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滄桑艷』，已算頂好的成績了。而且照此寫來，只怕筆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傳』的蹊徑。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託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當時就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金君。誰知金君竟順水推舟，把繼續這書的責

任，全推到我身上來。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點竄塗改，一面進行不息，三個月工夫，一氣呵成了二十回。這二十回裏的前四回，雜揉着金君的原稿不少。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詞，和一篇駢文，都是照着原稿，一字未改。其餘部分，也是觸處都有，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誰是誰的。就是現在已修改本裏，也還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這裏可以看到「孽海花」寫作的經過。金松岑，即金一，曾見其文集二種，又編譯「自由血」一種，係俄國虛無黨史。「三十三年之落花夢」，也是他在晚清時所譯。可見思想與「孽海花」作者的接近。「孽海花」影響很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銷行至五萬部之多，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孽海花」之所以能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是由於它能比當時其他譴責名著更深刻、更本質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提出了當時人民最積極的願望：反滿清統治、反帝國主義，進行民主革命，得到成功，如預目第六十回所寫：「專制國終摺專制禍，自由神還放自由花」。如果當時全書能以寫成，其價值是必然超過「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書的，惜乎不完。為修改本刪去的第二回，暢論科舉制度，洋洋千餘言，就指出：「這便是歷代專制君王束縛我同胞最毒的手段」，結果弄得「一般國民，有腦無魂，有血無氣，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之世產，赫赫軒孫，是君主之世僕」，盡入專制帝王的殼中，以「維持他們的專制政體」。他主張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這種思想，在當時是何等激進的思想。這樣的提法，在當時的環境裏，是何等大胆的提法。

書裏，他以充分的同情，寫了陳千秋、孫中山、史堅如一班革命黨人。在被刪去的第二回裏，就若隱若現的寫着：「……只要看元世祖是個蒙古游牧的部落，酋長的國度，一朝霸佔了中國……九十餘

年。你們想想如今五洲萬國，那裏有這種好說話的百姓，本國人不管，倒教外國人來耀武揚威，多數人退後，倒被少數人把持宰制」。這顯然是以「元」代「清」，不僅反映清庭腐朽，帝國主義侵略，也提出了革命的主張。

第四回（修改本第二十九回）寫當時革命運動，敘述了自明亡以後的中國秘密社會史乘，對於那些地下組織，除掉為清廷服務的，都採取同情的態度，且多暗示。如說：「……張拳努目，誓報國仇，就是過了幾百年，隔了十幾代，總有一班人牢牢記着，不能甘心的。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那日滿洲入關之始，亡國遺民，起兵抗拒……」。如說：「……肉眼看來，毫不覺得。他們甘心做叛徒劣黨，情願去破家毀產，名在哪裏，利在哪裏，奔波往來，爲着何事？不過老祖宗傳下來這一點民族主義，各處運動，不肯叫它埋沒，永不發現罷了」。這都是彰明較著的提出種族革命的主張。寫孫中山、史堅如，自然就推崇備至。所以，在卷首題辭「台城路」裏，有「天眼愁胡，人心思漢，自由農神，付東風拘管」之句。

他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有較本質的理解。不相信帝國主義「沒有侵略野心」的聲明。他認爲當時的英、俄、法、德，都是「世界魔王」，對中國「都想鯨吞蠶食」，「看得眼紅了」。他警惕人民：「東三省快要不保了！……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認爲清庭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必然失敗的，「只有力圖自強，方足自存在這種大戰國世界」。所謂「自強」，就是「民主革命」，首先改變「政體」，其次是「教育」。也談到軍事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在文學方面，他也主張改革，說：「現在我國民智不開，固然在上的人教育無方，然也是我國文字太深，且與語言分途的緣故，哪裏能給言文一致的國度比

較呢！……現在必須另造一種通行文字，給白話一樣的方好」。他強調重視「小說、戲曲」，「因為百姓容易受它的感化」。

「孽海花」在晚清小說史上的地位，我們首先應該從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地方來加以認識。當然論斷僅止於此，也是不夠的。據修改本自記，這部小說的寫作計劃，是「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之歷史」。在改本第二十一回引首裏還說：「在下這部孽海花，却不同別的小說，空中樓閣，可以隨意起滅，逞筆翻騰，一句假不來，一語說不得，只能將文機御事實，不能把事實起文情」。「孽海花」的現實性在此。但同時，他還指出，這究竟不是歷史而是文學：「小說着筆時，雖不免有相當對象，然遽認爲信史，斤斤相恃，則太不瞭解文藝作品爲何物矣」。根據擬目和改本，也說明了這一情況，藝術的反映了晚清三十年間的政治、外交、和社會變革。原打算寫到革命，實際只到戊戌政變（一八九八）爲止。事件的展開，都貫串在主人公傅彩雲（賽金花）這個人身上。此書最主要的成就，是在通過當時京城內外的一班官僚名士、知識分子的生活、思想，以至於當時的風氣，反映了末季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種種內在、外在的矛盾關係，以及基於階級不同所發生的多種多樣的救國主張。而以描寫作態名士的性格最爲突出。所以，「缺名筆記」稱其：「描寫名士習氣，如禹鼎鑄奸，如溫犀照渚，尤爲淋漓盡致」。與吳趸人的擅長寫「洋場才子」，可謂異曲同工。雖不免有誇張之處（魯迅先生語），然較之李（伯元）、吳（趸人）筆下的人物，也就實際多了。如第十九回的寫李蓴客，第二十回的寫京城風氣，都是很有代表性的。這裏不妨引一段關於李蓴客的描寫：

却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顆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側廳，沿側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落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艷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烟，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椎髻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立起，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脚跨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捋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顫聲道：「呀！怎麼小燕翁來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迓，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抬頭。那抬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

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蹣手蹣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籬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第十九回）

刻劃作態的名士，極是生動。而這些名士所自詡的清高，實際上爲官僚所蒙養、所欺侮，又可於「孽海花」這樣辛辣的描寫裏見之：

小燕笑道：「這不怪你不懂了！姓李的就是李純客，他是個當今的老名士。年紀是三朝耆碩，文章爲四海宗師。如今要收羅名士，收羅了他，就是擒賊擒王之意。這個老頭兒相貌清癯，脾氣古怪，誰不合了他意，不論在大廷廣坐，也不管是名公鉅卿，頓時瞪起一雙穀秋眼，豎起三根曉星鬚，肆口謾罵，不留餘地。其實性情率直，不過是個老孩兒，曉得底細的常常當面戲弄他，他也不知道。他喜歡鬧鬧相公，又不肯出錢。只說相公都是愛慕文名，自來曬就的。那裏知道幾個有名的，如素雲是袁尙秋替他招呼，怡雲是成伯怡代爲道地，老先生還自鳴得意，說是風塵知己哩。就是這個愛雲，他最愛慕的，所以我常常暗地貼錢給他……」稚燕道：「這位老先生有什麼權勢，爹爹這樣奉承他呢？」小燕哈哈笑道：「他的權勢大着哩。君相的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的筆墨，威行千年，我們的是非生死，將來全靠這般人的筆頭上定的……」。

這就是封建社會裏一般所謂「清高名士」的本質，官僚爲什麼要採取各種各樣方法籠絡知識份子——大名士、山人的原因。與此相反，「孽海花」還寫出了兩個性格，雖着墨無多，却極其突出。一個就是救孤兒寡婦於強暴者之手的大刀王二，一個就是明善的夫人女詞人太清西林春，蕭蕭數筆，

寫得極爲生動。自然，用力最多，也最足以顯示「孽海花」作者才華的，是關於女主人公傅彩雲性格的創造。是那樣的富於色彩，複雜多姿。尤其是在金髮青死的前後，性格刻劃的特殊顯明，而這顯明，又還是一路發展而來，有清晰的成長線索。是非常細緻深刻的分析了傅彩雲每一回的內心矛盾衝突，以及如何達到解決。在當時的譴責小說裏，能這樣根據環境的發展、變化，現實的來進行性格塑造的，傅彩雲應該是最突出的例。這也就肯定了「孽海花」在藝術性上成就的基礎。第二十三回的一場衝突，就是最恰當的例。寫當時先進人物性格，沒有這樣的成功。

「孽海花」改本三十回，先後寫了甲申（一八八四）中法、甲午（一八九四）中日兩大戰役。通過莊崙樵（張佩綸）的描寫，揭露了甲申之失，也通過了吳珏齋（吳大澂）的醜事，描寫了甲午之恥。而揭露吳珏齋之失，尤竭盡「譴責」的能事。在中法戰役的敘述裏，更展開了莊崙樵更可恥的「現形」。天寶宮人曾據以寫成「孽海花戲文」，刻劃莊崙樵逃時有這樣一段唱詞：

一時兵敗如山倒，殺的俺盔甲一齊拋。

一着棋走錯全盤左，書生用武誤六韜。

背地裏只把傅相怨，他不該授我計一條。

練兵訓將全無靠，外交和款計爲高。

今日裏失却馬關道，有何面目對當朝？

赤身露體往前跑，去見傅相說根苗。

砲聲不絕耳邊叫，法人得勝志氣驕。

無奈何夾四在難民道，頭頂銅盆找路逃。

煞尾說他「頭頂銅盆」，是據原刊本所說的：「……無奈當不起砲火無情，只好頭上頂着個三寸厚的銅盤，赤着脚，鑽在難民淘裏，逃回省城來了」。戲文的辛辣與小說的憤慨可以並見。

「孽海花」的作者，雖然主張革命，主張推翻滿清統治，但和這革命思想同樣的，也還有一些「維新」思想，他對光緒帝始終具有同情。他贊成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改革政體，又歌頌俄國虛無黨，到滿洲「進步」官員端方治下做官。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他只能高叫「自強」而不提「反對」，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侵略的勢有必然。他相信科學，但又並不排斥迷信。充滿着矛盾。只是主要的一面，還應該說是革命的、前進的、比較站在人民方面的。這也正反映了當時一般知識階級的思想混亂狀態。為時代所局限，為階級所局限的一種現實。較之李伯元、吳趼人，無疑他是最進步的。較之當時「民報」體系的革命作家，他却不能不遜一等。

至魯迅先生所說：「他人亦有續書」，據所知，當時續書及用這一題材寫作其他文學作品的，先後計有四種，都是拙稿「晚清戲曲小說目」所著錄的：

「孽海花」 麒麟著。光緒癸卯（一九〇三）「江蘇」雜誌本。為會著「孽海花」之底本。

「續孽海花」 （一題「新孽海花」）陸士諤著。改良小說社刊。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版。涉訟焚燬。（以上小說）

「孽海花」 瞿園著。光緒戊申（一九〇八）刊。一題「金華夢」。以「夜行船」開場；「倚夢驚回花影碎，一絲魂已定還飛。孽海波沉，京華春歇，半老淒涼情味。」內容寫洪狀元故後，養

金花與之夢中相遇。（雜劇）

「孽海花」「月月小說」本。光緒戊申（一九〇八）刊。就「孽海花」小說，譜成戲十齣。後由月月小說社刊印單本。作為群學社「說部叢書」之一。（地方戲）

這些小說、戲曲的產生，都說明了「孽海花」的影響，至於魯迅先生所引「碧血幕」，是包天笑（公毅）所著，載「小說林」六至九期（一九〇七），凡四回，不完。卷首題詞述概，有「孽海花飛，遼天劫墮，一代風華閑史」句，第一回還有這樣一段話：

……近來却是戲曲改良，重翻舊譜，競唱新聲。因為那以前的老戲，覺得陳腐取厭，就有人編成兩本新戲。金樽檀板，爭唱孽海之花，急管哀弦，試演遼天之劫。自從這兩本新戲出現以來，頓教人耳目一新。只是這新戲劇的舞台方開，難道就此戛然而止？因此在下便不揣鄙陋起來，率爾操觚，妄思續貂。想起幾段七零八落的故事，演成一篇東拉西牽的文章。說來雖似荒唐，細按却都有事實……

「孽海花」、「遼天劫」都是戲名，而又說「續貂」，很像是續書。但就已發表的部分看，又與「孽海花」人物並不關涉。而當時「孽海花」發表方中斷，亦似無續理。這裏所謂「續貂」，不知是否另作他解，或尚未叙到？魯迅先生是別有所據，還是沿「侗生叢話」之誤。至於燕谷老人續成六十回的「孽海花」，則在會樸一九三四年逝世之後……

（一九五五年一月改寫）

目錄

- 第二十一回
- 第二十二回
-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 第二十七回
- 第二十八回
- 第二十九回
- 第三十回
- 第三十一回
- 第三十二回
- 第三十三回
- 第三十四回

一雲狂潮陸沉奴樂島
 陸孝廉訪豔宴金園
 領事館鋪張賽花會
 光明開夜館福晉呈身
 開樽賴有長生庫
 獻繩技唱黑旗戰史
 寶玉明珠彈章成豔史
 避物議男狀元偷娶女狀元
 遣長途醫生試電術
 險語驚人新欽差膽破虛無黨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影並帝天初登布士殿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卅年影事托寫自由花……………一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三
 半敦生演說西林春……………一一
 康了困名場歌郎跪月……………二〇
 插架難遮素女圖……………二七
 聽笛聲追白傅遺蹤……………三九
 紅牙檀板畫舫識花魁……………五〇
 借語封小老母權充大老母……………五七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六六
 清茶話舊侯夫人名噪賽工場……………七四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八一
 學通中外重翻交界圖……………八九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九九
 一聲小調顯命婦風儀……………一〇九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一一九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	一二八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台	遞魚書航帥嘗禁樹	一三九
第十八回	遊草地商量詰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	一四九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燦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	一五九
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一六九
第二十一回	背履歷庫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一八〇
第二十二回	隔牆有耳都院會名花	宦海回頭小侯驚異夢	一九一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測蜚語中詞臣	隱恨難平違心驅俊僕	二〇一
第二十四回	憤輿論學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戰	二一一
第二十五回	疑夢疑真司農訪鶴	七擒七縱巡撫吹牛	二二二
第二十六回	主婦索書房中飛赤鳳	天家脫輻被底臥烏龍	二二三
第二十七回	秋狩記遺聞白妖轉劫	春風開協議黑管臨頭	二四三
第二十八回	棣萼雙絕武士道捨生	霹靂一聲革命團特起	二五五
第二十九回	龍吟虎嘯跳出人豪	燕語鶯啼驚逢通客	二六七
第三十回	白水灘名伶擲帽	青陽港好鳥離籠	二八七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陸沈奴樂島

卅年影事託寫自由花

江山吟罷精靈泣，中原自由魂斷！金殿才人，平康佳麗，聞氣鍾情吳苑。轎軒西展，遽瞞着靈根，暗通瑤怨。孽海飄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羣龍九道宵戰，值鈞天爛醉。夢魂驚顫，虎神營荒，鸞儀殿闢，輸爾外交纖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

胡，人心思漢。自由花神，付東風拘管。

却說自由神，是哪一位列聖？勅封何朝？鑄像何地？說也話長。如今先說個極野蠻自由的奴隸國。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倫波未闢，麥折倫不到的地方。是一個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裏頭有一個島，叫做奴樂島。地近北緯三十度，東經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麗，花木美秀，終年光景，是天低雲黯，半陰不晴；所以天空新氣，是極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氣，猶之那國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國民，沒一個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養成一種崇拜強權獻媚異族的性格，傳下來一種什麼運命，什麼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種帝王，暴也暴到呂政，奧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煬帝，李後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種國民，頑也頑到馮道，錢謙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趙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島從古不與別國交通，所以別國也不曉得他的名字。從古沒有呼吸自由的空氣，那國民却自以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個「自由極樂」之國。古人說得好：「不自由毋寧死」，果然那國民享盡了野蠻奴隸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約莫十九世紀中段，那奴樂島忽然四周起了怪風大潮，那時

這島根岌岌搖動，要被海若捲去的樣子。誰知那一般國民，還是醉生夢死，天天歌舞快樂，富貴風流，撫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賞着自由之花，年復一年，禁不得月蝕日蝕，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地天崩地塌，一聲響亮，那奴樂島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咳，咳，咳！原來這孽海和奴樂島，却是接着中國地面，在瀚海之南，黃海之西，青海之東，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經發現，那中國第一通商碼頭的上海——地球各國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討論的討論，調查的調查，禿着幾打筆頭，費着幾磅紙墨，說着此事，內中有個愛自由者聞信，特地趕到上海來，要想偵探偵探奴樂島的實在消息，却不知從何處問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來人往，無非是那班肥頭胖耳的洋行買辦，偷天換日的新政委員，短髮西裝的假革命黨，霧說亂話的新聞社員，都好像沒事的一般，依然又麻雀，打野雞，安壇第喝茶，天樂窩聽唱，馬龍車水，酒地花天，好一派昇平景象。愛自由者倒不解起來，糊糊塗塗昏昏沉沉的過了數日，這日正一個人悶悶坐着，忽見幾個神色倉皇手忙腳亂的人奔進來，嚷道：「禍事！禍事！日俄開仗了，東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邊遠遠坐着一人冷笑道：「豈但東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愛自由者聽了，猛吃一驚，心想剛剛很太平的世界，怎麼變得那麼快！不知不覺，立了起來，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曉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個所在，抬頭一看，好一片平陽大地！山作黃金色，水流乳白香，幾十座玉宇瓊樓，無量數瑤林琪樹，正是華麗境域，錦繡山河，好不動人歎羨呀！只是空蕩蕩靜悄悄沒個人影兒。愛自由者走到這裏，心裏一動，好像曾經到過的，正在徘徊不捨，忽見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愛自由者不覺越走越近了，到得門前，不提防門上却懸着一桁珠簾，隔簾望去，隱約看見中間好像供着一盆極嬌豔的奇花，一時也

辨不清是隋煬帝的瓊花呢？還是陳後主的玉樹花呢？但覺春光澹宕，香氣氤氳，一陣陣從簾縫裏透出來。愛自由者心想，遠觀不如近睹，放着膽，把簾子一掀，大踏步走進一看，哪裏有什麼花！倒是個螻首蛾眉桃腮櫻口的絕代美人！愛自由者頓嚇一跳，忙要退出，忽聽那美人喚道：「自由兒，自由兒，奴樂島奇事發現，你不是要偵探麼？」愛自由者忽聽奴樂島三字，頓時觸着舊事，就停了腳，對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嬢知道奴樂島消息嗎？」那美人笑道：「咳，你瘋了，哪裏有什麼奴樂島來！」愛自由者愕然道：「沒有這島嗎？」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哪一處不是奴樂島呢？」說着，手中擎着一卷紙，鄭重的親自遞與愛自由者。愛自由者不解緣故，展開一看，却是一段新鮮有趣的歷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國也有這麼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還有一半記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寫了出來。正寫着，忽然把筆一丟道：「呸，我瘋了！現在我的朋友東亞病夫，鬻然自號着小說王，專門編譯這種新鮮小說，我只要細細告訴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編出來，豈不省了我無數筆墨嗎？」當時就携了寫出的稿子，一逕出門，望着小說林發行所來，找着他的朋友東亞病夫，告訴他，叫他發布那一段新奇歷史。愛自由者一面說，東亞病夫就一面寫，正是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願爾早登覺岸！端的上面寫的是些什麼？列位不嫌煩絮，看他逐回道來：

第二回

陸孝廉訪豔宴金園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

話說大清朝，應天承運，奄有萬方，一直照着中國向來的舊制，因勢利導，果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列聖相承，繩繩繼繼。正是說不盡的歌功頌德，望日瞻雲。直到了咸豐皇帝手裏，就是金田起